



三
进
山
城

宙
时
礼

47.5
02

内 容 说 明

《三进山城》是一部较优秀的中篇小说，曾于一九六四年初版，这次重版，作者又进行了部分修改。作品反映的是一九四三年春，我登海县独立营某排战士，在连长的带领下，多次化装入城，捕捉叛徒，营救我被捕的同志。他们深入虎穴，威逼敌翻译官送出情报，利用和制造敌人之间的矛盾，终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，经过英勇曲折的斗争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《智闯威海卫》是作者的新作。它描写的是一九四二年秋，我某部侦察排长带领战士，化装闯入威海卫，智擒敌特的故事。

以上两作品，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子弟兵机智勇敢、临危不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故事曲折惊险，扣人心弦，语言朴实生动，读来亲切。

封面设计：孙顺正

插 图：刘和平

三 进 山 城

赛 时 礼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64年10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2版

1978年1月第2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9·947 定价：0.20元

目 录

三进山城.....	1
智闯威海卫.....	69

三 进 山 城

一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我在胶东登海县独立营一连一排当排长。那时候，敌伪军正疯狂地向我抗日根据地 进行“蚕食”活动。敌人企图用“蚕食”政策，达到它建立确保治安区和扩大占领区的目的。当时，我们连分成以排为单位，活动在边沿区，打击敌人的“蚕食”活动。

一天晚上，大概八点钟吧，连长正召集我们班以上的干部，部署袭击庙前镇据点的时候，营部便衣班长大老李，突然送来了一封急信。连长急忙将信拆开，借着昏暗的灯光，仔细地 看着信件。突然间我看见连长紧锁眉头，脸色显得阴沉下来。

连长看完了信，轻轻地把信纸向桌子上一放，说：

“张德阴你们都认识吧？”

“听说过，没见过面。”我说，“他怎么啦？”

“张德阴叛变投敌了，”连长闪着忿怒的目光，声音非常低沉地说，“没想到他竟是一个隐藏在部队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。”

啊！这个突然的消息，使我们几个人都气得半天说不出

话来。张德阴是大山区中队的付队长，这个叛徒伪装进步、混入我军。他不但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，而且，对我军的内部情况和活动规律也知道得比较清楚。在日寇疯狂“蚕食”的严重形势下，他叛变投敌，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。

“这是队伍不纯的教训！”连长把两道又宽又黑的浓眉一扬，闪着一对顽强的眼睛，忿忿地说：

“昨天夜里，张德阴带着鬼子宪兵队，把大山区公所包围了，打了半宿……分区委周书记和王区长都牺牲了，还有五名区干部被捕……”连长说到这里，突然打住了，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，攥着拳头狠狠敲了一下桌子，高声说：

“营首长命令我们，深入敌人的心脏，迅速除掉张德阴，救出被捕的干部。并命令我们今夜十二点钟前，赶到青石村，找军分区司令部情报站的陈站长，联系城里的情况。”连长说完，随即命令出发。

这是三月中旬的一个夜晚，天空阴沉沉的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，四野一片黑暗，一切似乎都沉沉入睡了。我们飞快地走着，不但没有咳嗽声，连武器的摩擦声也听不到，只有老山鞋踏着满是石头的羊肠小道而发出的低微的沙沙声。

当翻过乱石山，步步接近县城的时候，立即就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浮了上来。四周村落里，不断传来慌乱的狗叫声；周围的碉堡上，也不时响着凄厉的枪声。我们不管这些，继续前进！

半夜时分，我们到达青石村。这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

的小山村，三面环山，一面靠河，便于隐蔽，也便于应付突然情况。这里虽然离城只有十几华里，周围又靠近据点，可是党的工作很强，有党的支部，有群众组织，军分区司令部的情报站就住在这里，县区干部也经常住在这个堡垒村，向敌占区开展工作。

部队刚住下，连长就带着我到了情报站，请陈站长介绍情况。

陈站长告诉我们，张德阴投敌以后，敌人如获珍宝，马上让他当了侦缉队长。这个叛徒为了效忠敌人，除向敌人告密外，还亲自带着特务，有时伪装我地方干部，有时伪装我军战士，有时伪装我军便衣，不分昼夜窜入根据地内，捕抓我区、村干部和抗日军人家属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做，群众恨之入骨。这一来，闹得很多群众真假难分，昼夜提心吊胆。

这个叛徒越发嚣张起来。他仗着熟悉当地的情况和我军活动的规律，这几天竟领着鬼子，不是包围我们的区公所，就是袭击我们的县政府。他投敌这一周的时间，敌人简直象瞎子生眼、聋子添耳一样，猖狂到了极点！

叛徒活动诡诈，变化多端。我方情报站虽然下了很多工夫，但一时还搞不到他外出的确实情报，就连他在老城的地址，由于他三天两头移动，也很难摸清规律。所以，日本宪兵队长小野，竟洋洋得意地宣布：

“大皇军得了八路干部来降，消灭这地区的共产党、八路军，指日可待……”

连长和我从情报站回来，已是深夜三点钟了。连长把从陈站长那里得来的情报，详细地向各班长作了传达，并且要求大家出主意，想办法。

大家一听，简直气炸了肺！屋里顿时充满了忿怒的气氛，同志们争先恐后地说：

“连长，赶快干吧！明天城里赶大集，咱们去十来个人，化装成便衣，腰里掖上手榴弹，夹在赶集的老乡当中，混进城去。快刀斩乱麻，一拥打进侦缉队的老窝，杀死张德阴，救出被捕的同志。杀他个措手不及，叫敌人尝尝咱们八路军的厉害！”

“对！”我也接上去说，“连长，明天是个好机会……救人如救火，越快越好。常言道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”

连长这时倒很冷静。他看大家怒气冲冲的样子，似乎有意要缓和一下气氛，于是微微一笑，说：

“同志们，冷静点！对付这样狡猾的叛徒，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大家多动动脑筋，想想点子……”

“你说怎么办呢？”我们把目光都集中到连长身上。

“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。”连长说，“现在，不只对叛徒活动的情况不熟悉，就连城里和城关的大街小巷，哪里能进，哪里能出，也还得进一步搞清楚。我看明天先派两三个同志进一趟城，千方百计把叛徒的住址和被捕的同志们关押的地方查清楚。若是迂上张德阴出来，就相机干掉他！大家看看这个任务谁去合适呢？”

其实，叫谁去连长心里早有了数，但是，为了了解下级

的信心、劲头，他部署战斗时，常常这样询问。接着一班长于青山、二班长周二虎、三班长肖云增，都争先恐后地要求任务。

“连长，叫我去吧。”通讯员小毕提着一罐子开水，匆匆走了进来，“我城里城外都熟悉，在参军前，我经常到城东关俺姑夫家去。我看在必要时，还可以找俺姑夫帮助咱们侦察情况。”说完，他两眼看看连长的面孔，见连长不吱声；又转过脸来求援似地看了看我，接着凑到连长跟前，闪着一双机灵的眼睛说：

“连长，你大概忘了吧！今年正月俺姑夫来看过我，你找他谈过话，还请他吃过饭，临走时，还送了他三十斤小米。”

“忘是没有忘。”连长摇了摇头说，“可这事不行啊！小毕，咱们不能叫六十多岁的老人去冒险哪！”

“你别看俺姑夫老了，他眼不花，耳不聋。顶要紧的，他受了一辈子苦，跟咱们一条心。他这人恨鬼子、汉奸恨得牙痒痒，别说帮助咱们侦察点情况，叫我看就是豁上命他也不怕。连长，你这种说法，真是小看了人呢。”小毕说。

当连长征求我的意见时，我也说小毕比较合适。

这样，连长终于答应了，他笑着点了点头，接着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，说：

“好吧，明天就进城侦察。我和张排长先出台，小毕当向导，以后的压轴戏留着大家去唱。好，大家睡觉去吧！”我抬起头来看看窗外，东方已经泛白，天快亮了。



进城侦察，这话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困难还是不少的。根据刚才陈站长讲的情况：新城有二百多鬼子，老城有一千多伪军。特务汉奸满街窜，碉堡靠着碉堡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我们怎么进城呢？进去又怎么侦察呢？若被狡猾的特务看出破绽，打了起来，又怎么往外撤呢？……我正思虑这些问题，连长似乎已看出来，于是他带着鼓励的口吻说：

“化装侦察，在我们来说，虽然是头一次，但只要化好装，装什么象什么，卖什么吆喝什么，胆大心细，迂事随机应变，敌兵特务虽多，也能混进城去。……当前的任务非常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：叛徒和特务要消灭，被捕的同志要营救。党把这样一个既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放在我们一排的肩上，对我们是多么大的信任啊！为了报答党对我们的信任，为了给人民除害，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们也应该挺身而出，决不畏缩！”

连长这一番话，象一把火似地把我的心烧得热腾腾的，我恨不得立刻插翅飞进城去……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以后，我和小毕脱下军装，化装成老乡的样儿。我身穿兰布棉袄，青棉裤，腰扎灰腰带，头戴狗皮帽，脚穿双脸鞋；小毕身穿破兰大褂，青棉裤，腰扎青腰带，脚穿打了补丁的力士鞋。我们俩互相一看，确乎象青年庄户人。当穿戴好了，我们俩正在院子里捆柴禾，连长从村长家里回来了。只见他头戴青缎子瓜皮帽，身穿半新的兰大褂，脚登小元口布鞋，手提小竹篮，竹篮里面放着他那只二

把匣子枪，上面盖着一个钱褙子，活象一个教小学的老师。他走进门来，面带笑容地说：

“张排长，你们准备每人挑多少斤柴禾？”

“挑得不多，连长。”我一边捆着柴禾一边说，“小毕六十来斤，我八十来斤。”

“挑多了净格外挨压，每担五十斤就行了。”连长说着递给我和小毕每人一个“良民证”。这“良民证”是过去营部通过敌军关系搞到的，准备在敌占区侦察时使用。

小毕接过“良民证”，瞥了一眼，笑嘻嘻地说：

“我看，‘良民证’没有啥用！还不如有一支手枪好哪！连长，你看看，我和张排长都是赤手空拳，若是遇上张德阴出来，叫俺俩拳打还是脚踢？”

连长看着小毕既天真又机灵的样子，禁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：

“‘良民证’和手枪是僧道两门，各有各的用处。‘良民证’是进城的护身符；想要手枪，这个不难办，今天进城，瞅机会去夺嘛！”他说到这里，拍着小毕的肩膀：“你不是整天价唱‘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’吗？我看你手里这根扁担，象武松打虎的哨棒一样，和敌人面对面地干起来，比手枪还顺手哪！”说完，他拿过扁担一抡，拉了个武松打虎的姿势，引得我和小毕“噗哧”一声笑起来。

小毕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，矮墩墩的个儿，黑黝黝的脸膛，漆黑的眉毛下，掩着一双机灵的眼睛。他父亲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，三年前累死了。他母亲打熬成了痲病，三

分病、七分饿，也在去年死了。当时正巧我们连插到敌占区活动，连部就住在小毕家中。连长发现小毕没饭吃，就把连队节约下来的口粮送了他一些。这孩子不接，却泡在连部里不走了。就这样他怀着对地主和鬼子的仇恨，参加了革命部队，当了人民子弟兵。

我们出发了，天空万里无云，通城里的大小路上，赶集的老乡和肩挑小贩，有的挑着大白菜，有的挑着柴禾，有的拐着小篓，一邦一邦的，不断线儿。

连长挎着小竹兰，我和小毕挑着柴禾，走在赶集的老乡当中，一边走一边和老乡啦着家常话儿。

当路过东陈村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都憋了口气。过去我们经常在这里坚持边缘斗争，自从敌人向我们根据地“蚕食”以来，北山上安了据点，这里变成了敌占区。村子里过去那种生气蓬勃的景象消失了。村头没有了民兵岗哨，听不见孩子们的歌声，房屋烧的烧，拆的拆，街上没有人走动，看去一片凄凉。从赶集的老乡口中得知：昨天半夜里，有十几个冒充八路的特务闯进村来，把东陈村的村长捉到城里去了。

“这又是叛徒搞的鬼！”小毕骂了一句。

连长马上向小毕递了个眼色，恐怕他再说下去，被老乡们看出我们的身份来。

走上了城东堦，我们在路旁的一坐坟地边上，坐了下来。一则看看周围的地形，二则歇歇腿好进城。这里是城东第一个小高地，一坐大坟地横跨公路两侧。站在这个高地上，

举目眺望：西面是阴森森的县城，东面是一片碉堡林立的据点，北靠风山，南临大河。不管是城里的敌人向东出动，还是城外据点的敌人进城，都必打此处经过。看来这里是夜间打埋伏最理想的地方。连长看了一阵，高兴地说：

“真是‘两脚踏高地，举目观全城’啊！来，咱们装着小便的样子，到坟地里仔细看一下，瞅机会在这里打个埋伏！”

小毕对这里的地形确乎很熟，他说：这里是军阀毕万全的老祖茔，过去松柏参天，石人石马，石碑石桌，遍地都是。现在树木被鬼子砍伐了，只剩下人多高的木桩，碑倒马歪，横三竖四地躺在地上。若是一个营夜间悄悄埋伏在这里，白天在外面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天东南晌，我们来到了东关。虽然通过两道岗哨，但伪军没看出我们什么破绽来，就放我们进了东关。

一进东关，就看见大街小巷摆满了货摊，歪鼻斜眼的伪军走来走去，到处是叫卖的、要饭的、砸牛骨头要钱的。闹闹嚷嚷，乱七八糟。连长命令我和小毕先到草市去，他要到猪肉市遛达遛达，看看风声。

来到草市西头，我和小毕放下柴禾，一面掏出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，一面和买柴禾的老乡争论着价钱。但我们的眼睛总是警惕地注视着周围。远远看见，连长到这小货摊看看，到那个小货摊搭讪几句，又到猪肉市买了一斤猪肉，就慢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。

“啊！卖柴禾啦，卖了没卖？”连长走到我们跟前装做熟

人和我们打着招呼。

我们正寒暄着的时候，从猪肉市走来一个扁头大脑，浑身油漉漉的家伙。他手提竹篮，嘴里叼着烟卷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伙夫。

“多少钱一担？”那家伙用脚踢着柴禾问道。

“先生，一元二角钱一担。”我和小毕赶忙面带笑容地说。

“一元钱一担，卖不卖？”那家伙晃着大脑袋说，“老子买柴禾，老者不欺，少者不压，只能给多，不会给少。要卖，挑着送到侦缉队去；不卖就脖颈子套绳，拉倒！”

“再添一角吧，先生！”小毕说。

“一元钱一担，多一个铜板老子也不要。”那个家伙不耐烦地说着，气呼呼地转身就走。

一看这个家伙要走，我着急了，心想：来早了，不如碰巧了，这样好机会，打着灯笼也难找，岂能轻易放过？于是我急忙向前用手挡着他，假意笑着说：

“先生，你别走；咱们商议商议嘛。常言道：要价无多，还价无少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块把钱的东西，好商量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轻轻地把他又拉了回来。

这时候，从猪肉市又来了一个人。这人右胳膊拐着小篓，篓里盛着猪肉、大白菜，还有新上市的韭菜；左手提着两条黄花鱼。他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黄干瘦脸，右耳下边有一块黑痣。看此人的面貌，我有点面熟，仓促之间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我正思索着，小毕却眼快而机警地上前一把拉



住那个人的手，装做很亲热的样子说：

“周大哥，你赶集买什么呀？”

小毕这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原来，此人名叫周锁林，城东五里疃人。去年冬季，我们解决伪一区队的时候，曾经俘虏过他。经过教育后，他对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，深受感动，并向我们表示：自己是劳动人民，就算生活再困难，也不干汉奸了。……可是今天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好象又在伪军当中混事似的，不然，哪有钱买那么多鱼肉啊？

当小毕叫他周大哥的时候，他不由得一愣，脸色由黄变白，嘴唇抖颤着动了两动，到了咀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他毕竟是在外面跑跳惯了，头脑到底活动些。他看我们的打扮，也许猜到了一些眉目，就镇静了一下，笑着对小毕说道：

“老弟，你来赶集卖柴禾啦。卖了没卖？”

小毕说：“还没有卖呀。”

“那好。”周锁林说，“我今天到草市上来，就是要给王翻译官买担柴禾。老弟，你的柴禾没卖，正好给我送去吧。”这个家伙倒也聪明，来了个老母猪吃瓜，顺着蔓爬了上来。我看周锁林的脸色和言语举动，并不带半点歹意，心里不禁一阵欣喜，暗暗打着主意，心里想：抓住这条线，逼上一步，看看风头再说。于是，我指着那个扁头的家伙，插上咀来：

“刚才侦缉队这位先生，给一元钱一担没卖，周先生要买的话，看着给吧，反正你不会叫我们庄户人吃亏嘛！”说完，我装着很大方的样子，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周锁林也顺势转过头去，对着扁头的家伙故意装腔做势

地说：

“你看，我光顾得和俺老乡说话，没看到李老兄在此，对不起，别惹你老生气，哈！”他说完哈了哈腰。

“没有什么！”扁头的家伙也笑着说，“你今儿买了好鱼好肉，怕我吃，不敢认人啦，是吧？”

周锁林陪笑说：“你说的哪里话？侦缉队还能吃这么些破菜烂叶子！”又回头朝小毕说，“你们真是没出过门子，不认人。这是侦缉队有头有脸的李师傅，还跟你们争这一毛两毛的。给李师傅送去吧，钱不钱的不要紧，我包下啦！”

扁头的家伙咀里骂骂唧唧地说：“真他妈没见过世面的庄户小子，一分钱看得比磨盘还大！”

我看，到了这个火候，再也不能拖了，又见连长在一旁暗使眼色，于是我假意满脸陪笑地说：

“好！我豁上少卖一角钱，也卖给二位先生。咱们一遭生、两遭熟，等下一集不用二位先生来买，我把柴禾给送到门上。”

那个扁头的家伙，被我们张口“先生”闭口“先生”地叫着，美得他没法。他不再骂人了，咧着大咀笑得象驴叫一样难听。

连长这时又向我使了一下眼色，就朝旁边一个厕所走去。我会意连长一定有事嘱咐，就对那个扁头家伙和周锁林说：

“请二位先生稍等一下，我们解个手就走。”在厕所里，连长嘱咐我和小毕要警惕，并规定了集合地点，我们就出来了。

小毕挑着柴禾，跟着周锁林向东往新城而去。我挑着柴